

20

“那里有一块石头，”这主在你面前指点。一块偌大的石头，你不会看不见，正要绕开，又听见这主发话：“挪挪看！”

何必去白费那劲，再说你也挪不动。

“一块顽石，不可动摇，你信不信？”这主洋洋得意。

你宁可相信。

“不妨一试，”这主撺掇你，笑容可掬。

你摇摇头，无心做这类蠢事。

“简直是天衣无缝，比花岗石还坚固，好一场磐石！”这主围着石头转，咂舌不已。

磐石不磐石与你又有何相干？

“多么牢固坚实的地基呀，不用真可惜！”这主止不住感慨。

你一不立碑，二不修墓，要它做什么？

“挪挪看，挪挪看呀！”这主双手抱住石头不放。

你横竖也没这么大气力。

“那怕用脚踹也纹丝不动。”

毫无疑问，你自然承认，可不觉得还用脚尖碰了碰。

这主便来劲了，撺掇你：“站上去试试！”

有什么可试的？可经不起这人鼓动，你站了上去。

“别动！”这主围着石头，当然也在你周遭转了一圈，也不知审视的是石头还是你，你不免也追随他的目光，也转了一圈，在那石头上面。

此刻这主便两眼望你，笑迷迷，语调亲切：“是不是？不可动摇！”

说的当是然是石头，而非你。你报以微笑，正要下来，这主却抬起一只手阻止你：“且慢！”

抬起的那手又伸出食指，你便也望着那竖起的食指，听他说下去。

“你看，不能不承认这基础牢固坚实而不动摇吧？”

你只好再度肯首。

“感觉一下！”

这主指着你脚下的石头。你不明白要你感觉的是什么，总归脚已经站在他那石头上了。

“感觉到没有？”这主问。

你不知道这主要你感觉的是石头还是你的脚？

这主手指随即上扬，指的你头顶，你不由得仰头望天。

“这天多么明亮，多么纯净，透明无底，令人心胸开阔！”

你听见这主在说，而阳光刺眼。

“看见什么？说说看，看见什么就说什么！”这主问。

空空的天你努力去看，却什么也没看见，只有些晕眩。

“再好好瞧瞧！”

“到底要看什么？”你不得不问。

“一点不掺假的天空，货真价实，真正光明的天空！”

你说阳光刺眼。

“这就对啦。”

“对了什么？”你闭上眼问，视网膜上一片金星，站立不住了，正要从石头上下来，又听见他在耳边提醒。

“对就对在晕眩的是你而不是石头。”

“那当然……”你已经糊涂了。

“你不是石头！”这主说得斩钉截铁。

“当然不是石头，”你承认，“可以下来了吧？”

“你还不如这石头坚硬！说的是你！”

“是不如——”你顺应他，刚要迈步下来。

“别急，可站在石头上看得比你下来看得要远，是不是？”

“自然是这样的。”你不觉顺应他。

“那么，远方，你正前方，别顾脚下，说的是朝前看，看见什么了？”

“地平线？”

“地平线算得了什么，哪里还看不见地平线？说的是地平线之上，好好瞧瞧——”

“瞧什么呢？”

“你难道没看见？”

“不就是天？”

“再仔细看看！”

“不行，”你说你眼花了，“五光十色……”

“这就对啦，要什么颜色就有什么颜色，多么灿烂的天空啊，希望的尽在眼前，你可算是开眼啦！”

“这总可以下来了吧？”你闭上眼。

“再看太阳！这会再看看金光灿烂的太阳，那什么劲！你就会发现，听着呐，说的是发现，你就会发现奇迹！想都想不到的最奇妙的奇迹！”

“什么奇迹？”你捂住眼问。

这主便握住你的手，你觉得有了点依靠，只听见耳边灌风，这主提示你：“这世界多么光辉夺目！”

这主拉开你捂住眼的那手，你便看到天空中一个墨蓝转黑无底的窟窿，开始心慌。

“心慌是不是？”这主很有经验，“人看到奇迹都会心慌的，要不然能称之为奇迹吗？”

你说你想坐下。

“再坚持一下！”这主命令道。

你说实在坚持不住了。

“坚持不住也得坚持，人都坚持得住你怎么就坚持不了？”这主呵斥道。

你站立不住，弯腰趴在石头上求助，想呕吐。

“把嘴张开，该喊就喊，该叫就叫！”

你于是便在这主指挥下，扯直喉咙，声嘶力竭吼叫，又止不住恶心，在这顽石或是基石上吐出了一滩苦水。

正义也好，理想也好，德行和最科学的主义，以及天降大任于斯人，苦其心智，劳其筋骨，不断革命，牺牲再牺牲，上帝或救世主，小而言之英雄，更小而言之模范，大而言之国家和在国家之上的党都建立在这么块石头上。

你一开口喊叫，便上了这主的圈套。你要找寻的正义便是这主，你便替这主厮杀，你就不得不喊这主的口号，你就失去了自己的言语，鹦鹉学舌说出的是鸟话，我就被改造了，抹去了记忆，丧失了脑子，就成了这主的信徒，不信也得信，成了这主的走卒，这主的打手，为这主而牺牲等用完了再把你撿到这主的祭坛上，为这主陪葬或是焚烧，以衬托这主光辉的形象，你的灰烬都得随这主的风飘荡，直到这主彻底安息了，尘埃落地，你就如同那无数尘埃，也没了踪迹。